

关注

在岁月的长河里，石碑如同沉默的史官，以刀凿为笔，在坚硬的石面上镌刻着人类文明的记忆，承载着纪念、记录、标志等重要使命。

海南的历史画卷中，北宋绍圣四年(1097)至元符三年(1100)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彼时，苏轼谪居于此，他的才情与豁达化作一首首诗篇、一桩桩轶事，成为海南珍贵无比的精神文化瑰宝。自那时起直至后世，无数文人墨客怀着敬仰之情，为苏轼立碑。

近期，澄迈通潮阁遗址“飞阁俯长桥”残碑的出土，激起了人们探寻与保护东坡遗迹的热潮。在海南，众多石碑都镌刻着与东坡相关的动人故事，每一块都是打开历史之门的钥匙，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石碑背后的传奇，探寻东坡足迹。



2003年，在通潮阁遗址附近山坡上发现的《通潮飞阁碑》残碑。

陈超 摄

揭开通潮阁神秘面纱

今年4月，为配合第三届中国(海南)东坡文化旅游大会，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澄迈县通潮阁遗址开展考古勘探，一块“飞阁俯长桥”残碑重见天日。通潮阁，这个在苏东坡南渡北归途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地方，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1100年6月，苏东坡渡海离琼前夕，曾在澄迈通潮阁停留，并写下《澄迈驿通潮阁二首》，其中“倦客愁闻归路遥，眼明飞阁俯长桥。贪看白鹭横秋浦，不觉青林没晚潮”，生动描绘了北宋时通潮阁“飞阁俯长桥”的景致，引得后世无数人到此追寻东坡足迹。

此次发现的残碑底部残存榫头状结构，无碑座，残高66厘米，宽63厘米，厚约7.7厘米，由火山石单面阴刻楷书而成。虽上半部分缺失，但93字的清晰碑文仍透露出重要信息：

“……梁立，所以弥缝天地之……前澄江，后迈岭，双瀑斜飞……前飞阁俯长桥之句，县之……以耸其观，而内外二桥之……既圯，而二桥亦相继就塌……吴昌侯珍聘莅任，即集绅……钱千有余串，塔成而二桥……有说者，兹城垣既坏，树草……运不昌，职此之由也兴起……孟冬月立”

经考证，这块残碑宽度与道光十六年《通潮飞阁碑》一致，而碑文中“吴昌侯”成为破解立碑年代的关键。考古人员推断“吴昌侯”极有可能是康熙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1683—1687)任澄迈知县的吴世焜。吴世焜上任后积极修缮文庙、城隍庙等，根据史料记载，其忧心邑中破败、文运不兴，与残碑中“运不昌”等内容相符，由此推断，残碑刻立时间可能为吴世焜上任的第二年，即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年(1684)。

通潮阁遗址发现“飞阁俯长桥”残碑有何意义？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李公羽认为，东坡先生曾经在澄迈多次登临通潮阁，写下著名诗作，留下珍贵墨迹，此地发现这一残碑，直观而且确凿地证明了通潮阁和长桥历经风雨始终为后世人们所敬仰。从历史长河中看，900多年来，尽管通潮阁和长桥完好存在的时间短，颓圯坍塌的时间长，但历代多次重修复建，标志着地方政府和民众尊重、敬仰和热爱东坡先生的浓烈情怀不变，可谓历久弥新。

这一残碑保留下来的文字，字数不多，但内容丰富而珍贵。李公羽说，特别是“吴昌侯珍聘莅任即集绅……”描绘了澄迈的吴县令，上任伊始即动员乡绅，大规模重修里外二桥的集贤建设活动场景。

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块残碑不仅为追寻东坡足迹、追溯通潮阁历史变迁提供了新线索，也让人们得以窥见古代澄迈的人文风貌。目前，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对这块残碑开展进一步的保护与研究。未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推进，通潮阁背后更多的历史谜团有望被揭开，助力东坡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澄迈通潮阁遗址发现『飞阁俯长桥』残碑

重光东坡印记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晓惠 通讯员 陶淑蔚 安兴龙 何健宇

东坡岁月的珍贵见证

在昌江昌化镇昌城村的峻灵明王庙，也有一块承载着东坡记忆的残碑。峻灵王庙，民间称峻灵明王庙。1984年，临高、儋县、东方、昌江等地群众捐资重建该庙，当时在基址附近发现了《记峻灵王庙碑》残碑。

李公羽介绍，这一残碑系建炎二年(1128)时任昌化县令的何适所立，碑文除苏轼《峻灵王庙碑》原文外，还有记录苏轼撰写《峻灵王庙碑》经过的跋文。因此，这块残碑尽管不是东坡所立，但是在记录东坡昌化江行迹，传承海南历史文化方面厥功甚伟，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

“昌江与澄迈，两块残碑，都是东坡文化在海南传承的重要物证。”李公羽说，除去本身的文物价值之外，它们还给人们以重要的提醒和告示，保护和利用好东坡文化是当代的重要责任。

在儋州，桃榔庵是苏东坡贬谪儋州的故居，经历历代名贤的重建、修建。可惜，桃榔庵在1920年化为灰烬，仅剩一块“中正”石碑。

作为桃榔庵遗址的唯一遗存，中正碑见证了桃榔庵的兴衰历史。此碑高177厘米，宽80厘米，厚23.5厘米。从明代至今，已有五百多年的沧桑岁月。

此碑阴面的碑文为明成化十一年(1475)广东按察副使涂伯辅书写，儋州知州罗杰立碑。阳面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琼州府事加三级记录贾棠撰文，儋州知州韩祐和澄迈县令高魁标重建。两朝名贤共一碑，这在各大名胜古迹中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全程参与桃榔庵考古发掘的儋州东坡书院管理处主任王圣阳表示，“中正碑是桃榔庵遗址的有力的物证。中正两个字，告诫后人学习苏东坡这种公正的精神，做人做事要公道公正，不偏不倚。”

在儋州东坡书院东坡祠殿外左廊下，还有一块将近两米高的《东坡先生祠记》石碑，为元代著名诗人范梈于延祐六年(1319)撰书，是东坡书院镇院之宝。

元延祐四年(1317)春，海南肃政道廉访司事、大都军行部范梈，寻访苏东坡居住地桃榔庵，并建东坡祠，找老师教育儋州子弟，又找60个儒生管理祠内事务。范梈写《东坡先生祠记》以记盛事，后又刻成《东坡先生祠记》碑。



『飞阁俯长桥』残碑。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图



儋州市中和镇东坡书院里的苏东坡雕像。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全面保护东坡遗址与石碑

2003年，在通潮阁遗址附近的坡地上，有人意外发现了“通潮飞阁碑”的残碑并拍摄了照片，但由于当时信息传播不广泛，没能引起重视等原因，该残碑后又“失联”了，现在仍不知具体位置。

从拓片中可见，“通潮飞阁碑”上刻有《重建通潮飞阁记》，是清道光十五年(1835)至十六年，澄迈县儒学教谕兼训导李梓瑶所撰写。

李公羽说，《重建通潮飞阁记》不仅记载李梓瑶与高明府及同僚们商议捐出俸禄之事，还记载了他劝导众人捐款，孝廉马碧清、司马李地山召集乡绅，共同集资二百八十多元，由学者戴乾元具体负责等事宜。重建工程自道光十五年六月起，历时一年完成，并将苏公神主奉于通潮阁上。文中详细记载了通潮阁的所在位置，认为那里是苏东坡“往来之通道也”。

“千古风流 不老东坡——苏轼主题文物展”中展示了《重建通潮飞阁记》等三件澄迈古碑拓片，很遗憾目前还没找到原碑，但李公羽认为，找到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这些都是海南全省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例证，是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资源。

近年来，海南愈发重视东坡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2024年，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以下简称《行动方案》)，明确从保护东坡遗产、传承东坡文化、打造东坡印记、感悟东坡行旅等多方面列出16项具体举措，全面推动海南省东坡文化保护利用开发工作。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将依托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摸清全省东坡文化遗产家底，加强对全省东坡文物资源的普查，完成对重要遗迹、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考证认定苏东坡在海南的“足迹”。

《行动方案》出台以来，儋州不断加强东坡文物资源的普查，完成了对重要遗迹、遗址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以及对馆藏可移动东坡文物资源的建档立案，推进了苏东坡纪念馆的建设，以及儋州故城、东坡诗石刻等东坡文物保护修缮项目和桃榔庵遗址原址的展示工作。

东坡文化，早已成为海南的一张亮丽文化名片。随着一系列保护措施的推进，海南正努力让东坡遗址和石碑所承载的历史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芒。而这些珍贵的石碑，也将继续见证海南这片土地的历史变迁与文脉传承。

一方乡土

『候鸟』银发乐团破圈记：用音乐重新定义养老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博新

“万宁啊万宁，我们的家乡，拥山揽海好风光，太阳河诉说着动人的故事，东山岭源远流长……”当《万宁舞曲》的旋律悠悠奏响，仿佛能听见海浪轻吻礁石的柔情私语，能看见椰林在风中摇曳的曼妙身姿，更能感受到一群银发老人跨越千山万水，在琼岛这片热土上扎根生长的动人故事。

这首《万宁舞曲》的创作团队是一支由“候鸟”老人组成的特殊乐团——望海大道候鸟艺术团。

这群平均年龄超过60岁的“候鸟”老人，从军人、公务员到企业职工、个体老板，跨越地域与职业的界限，自购简陋设备，谱写出晚年生活的华章。他们走进学校、社区、景区，甚至偏远黎族苗族村落，用铜管乐的庄严与原创曲目的温情，为万宁的文化土壤注入活力，也重新定义了“养老”的意义——夕阳未必逊晨曦，银发亦可奏强音。

从孤独到共鸣

2017年，来自河北的“候鸟”老人高强，骑着自行车穿梭在万宁的大街小巷。退休后的他，怀揣着一把大号，一边自学音乐，一边四处寻觅志同道合的乐友。

初到海南养老，高强敏锐地察觉到了“候鸟”老人们面临的普遍困境。他们因海南宜人的气候与绝美的风景而来，却陷入了“熟悉的陌生人”般的尴尬生活。“有些邻居，虽是老乡，同住一处许久，却形同陌路。”高强感慨道。

在他看来，“候鸟”老人与本地人仿佛生活在两个平行的世界里，除了买菜时的短暂交集，再无其他往来。人到暮年，远离故乡千里，在陌生的城市里，没有子女的陪伴，孤独如影随形。

高强深知，音乐不仅是心灵的慰藉，更是打破隔阂的利刃。“那一刻，我仿佛肩负着使命——我有责任把这些老人组织起来，让他们的人生重新焕发光彩。”高强回忆道。

于是，他骑着自行车，不辞辛劳地穿梭于万宁的各个小区和大街小巷，四处寻找热爱音乐的伙伴。最初，响应者不过十余人，乐器五花八门，演奏水平也参差不齐。但大家怀着对音乐的热爱，相聚在望海大道的树荫下，奏响了第一声旋律。

这个松散的组织没有固定的活动场地，只能在小区旁沿街练



望海大道候鸟艺术团在今天的万宁欢送新兵入伍仪式中演奏。陈先哲 摄

习，有时也会转战公园。艺术团不拒绝任何乐器，许多成员还是零基础，加入只因热爱这充满活力的氛围。“我们互敬互爱，相互包容，一同娱乐，共同学习。”高强说。

艺术团初创时期，曾有过一次“狼狈”的经历。首次策划演出是在小区的联欢会上，然而天公不作美，当天下起了雨。大家与物业沟通后，毅然转战地下车库继续演出。在艺术团的不努力下，终于争取到了闲置的售楼处作为固定的练习室。此后，越来越多的人被吸引，加入了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截至目前，艺术团已拥有成员100多人，年龄最小的将近60岁，年龄最大的78岁。每年有30余人能参加多场演出活动。大家秉持着共同的信念：即便步入老年，也要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学习不止，追求不息。不论出身贵贱，不论技艺高低，也要在有限的生命里绽放无限的光彩。

从草根到专业

2019年，艺术团被正式命名为“望海大道候鸟艺术团”。谈及这个名字的含义，高强解释道：“大家居住的地方大多在望海大道附近。”

经过“候鸟”春节联欢晚会的几年打磨，艺术团的演出愈发成熟，组织也日益规范，开始走进社区、走进学校，为更多的人带去音乐的欢乐。

艺术团的成员们大多年事已高，身体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有耳背的、视力不佳的，腿脚不便的，但他们心中对音乐的热爱却从未减退，绝非一盘散沙。

高强指了指身旁的一位学员，眼中满是敬佩：“这个老头76岁了，刚学萨克斯，每天背着乐器到楼顶去吹，一练就是8个小时。”

在艺术团，并非每个人都有机会登台演出。“只有不断提升个人水平，才能在乐队中演奏。”高强说。这里的成员们全情投入到练习中，有的每天练三四个小时，有的甚至练九十个小时。

高强曾为了攻克一个高难度曲子，在晚饭过后一直练到第二天早上八点。他说，以前的工作性质让他习惯了熬夜，晚上效率更高。

有的成员练习时总吹不好，还会被“罚站”，让他站着吹，如果还是表现不佳，就会被“赶”到一旁继续练习。“六七十岁的老人，还被罚站，有时压力也大。”高强笑着说，但大家都在这种严格的训练中不断成长。

专业的艺术家大多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而对于这些半路出家的老人们来说，要想达到专业水平，不下苦功夫是不行的。

此时，封义彬的出现，为艺术团带来了重要的转折点。他曾是牡丹江评剧团的专业乐师，他的到来，为艺术团走向专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封义彬手持指挥棒和总谱，站在排练室的中央，宛如一位运筹帷幄的将军，为大家做专业性的指导。在艺术团走进万宁市第四小学的演出中，封义彬还为该校校歌《扬起自信的风帆》精心配器。

如今的艺术团已成建制，设有艺术总监、指挥、音响总监、舞台监督等职位。艺术团排练了100多首曲子，既有各种世界名曲，也有军乐曲目，如红色娘子军的经典曲目《快乐的女战士》，还有《人民军队忠于党》《团结友谊进行曲》等。

从播种到繁花

近日，万宁举办春季欢送新兵入伍仪式。新兵们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入会议厅，铜管乐队奏响了激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随后，按照活动流程，国歌、强军战歌等熟悉的旋律在万宁市多功能中心回荡。

为了此次演奏，艺术团提前半个月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排练。演出当天，铜管乐带来的庄严肃穆将气氛烘托得恰到好处，演奏十分成功。

此次艺术团为部队的演出，源于一次偶然的推荐。艺术团在万城镇春晚的精彩演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万宁人武部的负责人专门想方设法找到了艺术团，邀请他们参加欢送新兵的仪式。

除此之外，艺术团近年来还去过六连岭，到访少数民族村落，连续两年受邀参加万宁市第四小学校园文化艺术节。

在石梅湾、神州半岛的海滩上，他们支起摊位，就地演出。路过的观众被他们的精彩表演所吸引，纷纷驻足聆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强说，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为海南的美誉度增添一抹亮色。

看海南